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御香縹緲錄 第二回 太后下詔備火車

近來太后的脾氣似乎已變得很難喜動的樣子。我想，也許伊是受了上回那一次熱河之行的影響。在沒有到熱河去之前，伊的足跡所至，總是跳不出紫禁城和頤和園這兩個地方。雖然在庚子拳匪之亂的時候，伊曾經到西安去過一次，然而那是迫不得已而逃難當然不能算是出遊。這幾十年來，可真把伊關閉得悶透了；而宮中的那些朝參大典，以及每天和伊的臣下們集議軍國大事的早朝，也不免使伊覺得有些厭倦了。且不管伊究竟是為了什麼緣故，總之，伊是很熱烈地在希望過一些不同的生活。我又想我平時對於我自己的種族——滿洲人，所加的種種神秘的猜測，或許也是使伊打算出遊的動機之一。因此，後來很有人在議論我——雖然並不曾明白的指定——是攬撥太后往奉天去的罪魁。但是依事實而論，自從我們滿洲人的祖先在西曆一六四四年入關以來，滿洲人只有一天的進來，很少再回去的，所以也無怪我和我的妹妹對於我們自己的本鄉，都是這樣的懷念著，希罕著了。後來，皇太后是決意要上奉天去走一遭了。大概還想看看東陵的那些古宮。當然，伊的主意一經決定之後，便等於是已經實行的一樣了，立刻就有電報打到奉天去，知照那裡的人，準備一切。雖然那邊的宮院也象熱河行宮般的常年有人看守著，可是在太后未啟程以前，北京方面又另派了許多人去，目的是要把那幾座久已空閉著的宮殿，點綴得象紫禁城和頤和園一般的華貴舒適。

但是從北京到奉天的路程，委實是太遙遠了一些，連太后自己也知道不能再乘鸞輿去了。而且伊恰巧已從外國鐵路公司那裡買來了一列「御用列車」，雖然伊已化了一筆驚人的巨款，——這並不是鐵路公司的人欺騙伊，實在因為經手的人都要錢，一層一層的加起來，到最後，它的總數竟足供一個較小的國家的全年的開支了。其中，李蓮英當然也有份，誰也不知道他得了多少的銀子。——但是伊卻還不曾使用過一次咧！伊時常在懷疑：坐火車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滋味，所以這一次，決意要想試一試了。伊實在是難得離開北京城的，借這個上奉天去的機會，伊想看看伊自己所統治著的土地；也許伊還想見到幾個平民，不過這點，在事實是是不可能的，因為尋常的平民，照例是不准見伊的，於是伊也就是能見他們了。每逢聖駕出巡的時候，不但大道上不許有什麼閒人逗留，就是附近的小街上的行人，也必被驅逐淨荊然而據我和我的妹妹所知道，每當皇太后或皇上在街上經過時，兩旁的居民們無有不在家裡挖開了紙窗，從一個一個小孔裡偷看著的；只是因為皇太后們所乘坐的鸞輿，以及女官們所乘坐的紅色大轎，都是遮得密不通見的緣故，他們雖在窗孔裡偷看，卻並不能看見我們的一手一足。我有時往往歡喜把我的轎簾拉開一些，以便瞧瞧外面的景致，但是也不敢拉得太開，使外面的人能夠看見我；因為我要如這樣不拘禮的話，旁人就要大加指摘了。

聖駕東行的旨意雖然是已經決定了，但是在啟程之前，盡有許多事情須得準備咧！第一步必須讓太后下一條正式的上諭，指定伊的專車將於何日自北京開往奉天。同時，還得添制一條新的法律，就是凡當太后的專車的路上行駛的時候，全路的無論哪一段，都不准再有旁的車輛移動，違者處以極刑。當然，這一次京奉鐵路上的長官，都不免被派為基本扈從人員了。

此外，太后又得隨意挑出幾個重要的廷臣來同行，至於其他的一切籌備工作，便由我和大將軍慶善負責處理，這裡也不及細寫。

籌備工作一開始，鐵路工人便首先忙碌起來了。因為據我們的估計，要裝載全部的官員，太監，宮女，以及各種用具，材料等等，這一系列御用專車，就非得掛上十六輛車不辦。同時又因為這些車輛在購到以後，還從不曾行駛過，為慎重起見，少不得先要施行一番檢查；這一部分的工作，居然是很迅速地辦妥了。其次就是要把十六輛車子完全改漆代表皇族的黃色。

能夠保持本來的面目的，只有那一輛機關車。我想皇太后如果想到了這一點的話，伊是決不肯讓這輛機關車不換顏色的。

這是多麼可惜啊！我們竟不能有一輛黃色的機關車，拖著我們，在中華的原野裡往來馳騁，使我至今還覺得不勝抱憾！

皇太后雖然是決意要出京了，但是還得照例的教朝中的各位大臣對於這件事發表一些意見。每逢有比較重要一些事情發生的時候，伊總要徵詢他們一番的。不過，據我所知道，事實上伊對於廷臣所貢獻給伊的意見，卻往往是非常的漠視；尤其是那些和伊自己的意見相左的話，那是更不願意聽了！這一次伊為著要服從習慣，沒法又下了一道例行公事式的上諭，可是這上諭下去之後，廷臣就不免大大的忙亂起來了，奏章象雪片似的送進來，他們的大意，都不外乎下面這幾句話：「伏念中國自堯舜以來，歷朝帝王，未聞有輕以萬乘之尊，托諸於彼風馳電閃，險象環生之火車者；況我皇太后春秋已高，尤家珍攝，以慰兆民之望。即朝中各事，亦端賴聖意載決，不可一日廢馳。幫臣等誠望我皇太后勿為夷人之妖言所惑，罷東幸之行。實為至善！」

這裡所謂「夷人之妖言」，大概就是指我和我的妹妹而言。

在我們準備起程的二十天之內，差不多每天總有這種奏章送進來，可是皇太后卻一概置之不理，隨手撕成片片，丟滿了一地。這也是伊的習慣，每逢見到有什麼跟伊自己的意見相反的奏章，伊總是這樣撕掉的！伊還很著惱地說道：「因為從前的皇帝沒有坐過火車，現在我們就不能坐嗎？要是那時候已有火車的話，他們怕不早就坐了！而且就是有什麼危險，我們也不怕！我們所經過的險事，還能說少嗎？尤其可惱的，這些奴才們竟敢說我是老了！」

然而伊其實的確是老了！那時候，伊的年齡已快近七十歲了。伊的面部，伊的手指，也和尋常的老年的女人一樣地顯露著老的形象了；可是倘有人直言無諱的說位是老了，伊就不免要非常著惱，認為是重大的侮辱。

「再者，他們也不該說，」伊繼續的自語著，伊的怒火是逐漸的升高了：「因為這裡有些事情要辦，我們就不能離開北京！難道說印們竟不知道我們的人走到哪裡，整個的朝廷，便跟隨到哪裡，所有的事情，不是依舊可以辦嗎？象庚子那年拳亂的時候，我們望西安一走，洋兵便跟不上來了；而我們的朝廷，卻是依舊在我們的手裡！伊們竟連這些都不明白嗎？這樣愚蠢的東西，要他們幹什麼！」

於是，太后東幸的事情，便這樣決定了，就有欽天監替我們揀了一個大吉大利的日期和時辰，以便出發。這一天，禁城裡是充滿了一種狂熱的忙亂的空氣，從李蓮英起，一直到最低級的宮女；從執政的大臣起，一直到鐵路上最小的差役；從皇太后和宮眷起，一直到我們這些侍從女官：個個都是一樣的忙亂。

當然，從朝門一直到火車站去的一條大路上，又得照例的鋪上一層黃沙；這些黃沙都是浸得很濕的，象海邊的沙灘一樣，為的是免得給風括起來。一出紫禁城的大門，我們便一齊上了轎；我的轎子恰好緊隨著太后的鸞輿。我們穿過了中華門，前門，沿著前門大街，一直到永定門；那裡，就是我們上車的所在。

皇太后的鸞輿自然還是用十六個太監抬著，而且是決定要帶往奉天去的，已特備一輛棚車裝載它。

我和其餘的女官們，都照例的坐在紅色的大轎裡，但是我總不耐悶坐，照例又拉開了一些轎簾，偷看著外面的景致：左邊，我先看見了天壇上的那個藍色的發光的圓頂；後來又在右邊望到了那座先農壇；最後，巍然高聳的永定門到了。我們的行列便魚貫似的穿過了那個門洞，直到站台上才繫祝這時候，那一列御用列車，已安穩穩地停靠在那裡了。十六輛車子，一般的漆著極美麗的金黃色，看去是多麼別緻啊！雖然它們的輪軸都還保持著原來的黑色，然而在很侷促的二十天工夫之內，這些漆匠們已能把十六輛車身完全漆齊，也可見他們的工作，委實是很勤苦的了。

到了列車員的旁邊之後，第二步就要準備上車了。但是我們要上車是很容易的，只須打那些常用的鐵製的踏步上走上去就行了；然而太后卻不能這樣草草，非得另外替伊準備一條特別的道路不可，不過伊倒也不急急的要上來，伊先想看一看這列火車的究竟，因為伊對於這一系列御用火車，固然還是第一次見面；就是其他的火車，伊也從不曾見過咧！據我所知道，除掉我偶然給伊講過的一些關於火車的常識之外，伊連一張火車的圖片也沒有見過。因此，我又不免暗暗在替那行車的鐵路員工擔心，也許這些火車的轉動，會有什麼使皇太后不滿意的地方，他們就是連帶送命了。只要這個老婦人隨便說一句很簡單的話，他們的腦袋便立刻可以掉

下來了！

其時，我們的皇太后是真象一個小孩子得到了一件新的玩具一樣。

在伊沒有走上這一系列神秘的火車之前，伊決意要看一看它畢竟是怎樣的一件東西？於是伊就命令抬轎的人把鸞輿歇下來，讓伊可以隨意的指揮。伊先教火車慢慢地往前開去。火車動了，伊真是萬分的歡喜；竟把伊自己的尊嚴也忘了，俯下了腰，盡瞧著那些在轉動的鐵輪出神，同時又連珠般的發出無數的問句來。伊問：機關車裡怎麼會有蒸汽的呢？蒸汽是怎樣造出來的呢？究竟是什麼東西在推動這些輪盤？為什麼火車不能在地面上走，必須在鐵軌上走呢？伊的神氣是完全變做一個小孩子了，誰也不會再想到伊是一個專制的女皇！

火車依著伊的命令向前，後退，向前，後退，一直到伊直得滿意了；似乎伊自己已經懂得火車是怎樣會行動的了，伊這才吩咐上車。

在伊所用的一輛車的前面，鋪著一方象輪船上擱著的跳板一樣的木坂，板上是覆著一條黃色的絲絨毯；李蓮英先走在伊的前面扶著伊的手臂，兩旁另有許多太監用手夾護著她，以防傾跌，待伊跨上了車廂，這一方木板便立刻移去了。

這也是預先規定的：火車每一次開行，必須先得到了伊的許可；雖然火車的停止，有時候因為事實的需要，司機的人不能不自己做一些主張，然而這僅是例外而已。伊並且還再三的告誡，無論如何，機車上不准鳴汽笛，車站上也不准打鐘。

因為這一次到奉天去的路程，確然是比上熱河去的遠得多了，所以伊不得不來嘗試一下這種新奇的東西。在伊年輕的時候，人們要是見了這種火車，無有不詫為靈異的了！誰也不會相信這種東西是可以便利人的！現在，伊居然親自嘗試了一件伊年輕時候所認為絕對不可能的東西，並由這件東西載著伊，從鐵道上望奉天進發，那可不是一樁非夷所思的奇跡嗎？

可是，伊終於還帶著伊的鸞輿，伊想或者這種新奇形怪狀的，可疑的縮地法，在半途上會受到什麼障礙。